

近代文献丛刊

瀛寰志略

上海书店出版社

点校说明

19 世纪 40 年代,随着中外商务交往的日益频繁,一些思想比较开放的中国人不为“天朝大国”的传统观念所囿,开眼看世界,并撰写了一些介绍西方风土人情的著作,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种。

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号牧田、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道光十八年(1838)以后,在闽、粤沿海任职十余年,官至福建巡抚。咸丰初因故去职。同治初年复出,五年(1866)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十二年(1873)去世。《瀛寰志略》是徐继畲 1843 年任福建布政使时着手编写的。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访问西人,耳闻笔录,披阅旧籍,推敲考订,第二年便写成了《瀛寰志略》的稿本《瀛寰考略》。他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C. T. Lay)、继任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等人那里,获取了许多关于西方国家的知识,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雅裨理。此外,他还参考了《天下郡国利病书》、《海国闻见录》、《西域闻见录》等有关地理著作不下 20 余种,并收集了晚明以来西方传教士所写的中文书籍、刊物和西人所出的地图册、报纸,访问了在福州的英国领事、传教士,甚至当地的老船工。他对书稿改动了数十次,历时五年,用他自己话来说是“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

尝一日辍也。”

1848年,《瀛寰志略》初刻本(即“戊申本”)在福州问世,但官方和知识界对此的反应颇为冷淡。其原因是,在此前的鸦片战争中,中国输给了向被视为“蛮夷小国”的英国,被迫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朝野上下都很忌讳论及西方,而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却对英、美等国作了不少肯定的评价,就连以后的洋务大员曾国藩也认为此书“颇张大英夷”。因此,它只在1850年重印过一次(亦称“庚戌本”)。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它在国内的流传和影响都很有限。但是,这部著作在同样受到西方列强叩关入侵的东邻日本却非常受重视,日本人在1861年翻刻了此书。不久,洋务运动蓬勃兴起,朝野上下迫切增进对域外的了解,《瀛寰志略》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在徐继畲管理同文馆事务的任上,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刻《瀛寰志略》,并把它作为同文馆的教科书。在19世纪的后50年中它一直是国人了解世界的重要读物,甚至是清末驻外使节人手一册的“出国指南”。

与同时代其他有关世界地理的著述(如魏源《海国图志》)相比,《瀛寰志略》有着鲜明的特色。首先,它是学术著作,不是资料汇编。书中所用材料,无论得自书本,还是来自访问,徐氏都经过认真的研究,咀嚼消化,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其次,叙述全面、系统。全书先图后说,除了地理知识外,还兼及历史、经济、社会风俗,每篇后并附按语,叙述作者对人、事、物的感受。第三,重点突出,时代感强。全书近一半的篇幅是叙述欧美各强国的,这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作者本人的学术眼光。第四,文字简洁。全书纲目清晰,文笔洗练。

这次整理《瀛寰志略》,以同治癸酉(1873)挹云楼校刊本为底本。关于整理工作,有几点需要交代。徐继畲写作《瀛寰志略》虽然“五阅寒暑”,数易其稿,但书中的错讹仍然不少,诸如译名的不统一、图和正文名称不一之处比比皆是,一一予以订正,既无必要,

也与整理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通用读本的主旨相悖,因此,在校对中除了对个别一些名称(如俄罗斯)进行统一之外,其他的类似情况基本未作处理。据“小方壶舆地丛钞”中所收的□毅《〈瀛寰志略〉订误》一文的考订,徐书尚存在“邦国称名之误、方向错置之误、地势断续之误、部属遗漏之误、岛屿遗漏之误、岛名错置之误、川名错置之误、东西互易之误、远近失考之误、大小失实之误”等诸项讹误,对之进行详细的纠谬订误和疏释,还有待来日。为便于读者了解,现将《〈瀛寰志略〉订误》收入本书作为附录。《瀛寰志略》一书涉及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知识,笔者水平有限,在整理中误判、误读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和方家不吝指正。

田一平

目 录

序.....	1
自序.....	6
凡例.....	7
卷一	
地球.....	1
皇清一统舆地全图.....	6
亚细亚.....	6
东洋二国.....	7
南洋滨海各国	18
卷二	
南洋各岛	28
东南洋各岛	57
大洋海群岛	61
卷三	
五印度	62
印度以西回部四国	82
西域各回部	97
卷四	
欧罗巴.....	106

俄罗斯国.....	116
瑞国.....	129
噠国.....	133
卷五	
奥地利亚国.....	136
普鲁士国.....	142
日耳曼列国.....	147
瑞士国.....	156
卷六	
土耳其国.....	162
希腊国.....	174
意大里亚列国.....	182
荷兰国.....	191
比利时国.....	197
卷七	
佛郎西国.....	202
西班牙国.....	212
葡萄牙国.....	220
英吉利国.....	224
卷八	
阿非利加.....	241
阿非利加北土.....	242
阿非利加中土.....	253
阿非利加东土.....	255
阿非利加西土.....	256
阿非利加南土.....	259
阿非利加群岛.....	260
卷九	

亚墨利加·····	263
北亚墨利加冰疆·····	269
北亚墨利加英吉利属部·····	269
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273
卷十	
北亚墨利加南境各国·····	292
南亚墨利加各国·····	297
南北亚墨利加海湾群岛·····	305
跋·····	311
附录	
《瀛寰志略》订误·····	312

序

粤自两仪奠位，八极造基，北辰悬象，南维凑汐。《周髀》设四隙之喻，邹衍创九州之说。固知高卑夔绝，纵横可度其环周；盈冲显殊，经纬易循其布算。然而洪荒悠远，甄索实难。《禹贡》纪要荒之域，未扩寰垠；《周官》志职方之典，仅赅中寓。其有探颐殚纆，搜奇沉墨，则九都辽廓，名诡山经，十洲眇渺，记侏郢说，以为定论，殆或未然。史氏代兴，殊方爰记，条支、奄蔡，传附大宛，弱水、流沙，迹穷西域。身毒启疆于博望，大秦通译于永元。至若青、羌、丹、粟之乡，县度绳行之国，六朝以降，载籍屡传。顾欲极亥章之步，掌示而数恒沙，探甲乙之藏，眉列而陈坤载，稽之群册，只益懵如。松龛中丞综贯百家，淹通《七略》，智绝舆图之学，识精形势之言。盖自簪笔西清，以迄建牙南峤，固已韞五岳于寸心，镜二垂于尺素。又以为槃图孟方，乃宙合自然之理；左舒右辟，实造化无穷之运。将牖荒而烛远，必践实以征详。于是旁搜四裔，遍求众说，爰有海西诸国，用呈绩事。原其帆樯之所经，测候之所及，约其围径，参厥广轮，准望分率，致为精审，译其未达，制以为图，并缀前言，藉成信志。效贾耽之画，能别华夷；诵倚相之篇，遂兼丘索。方舆全体，粲然备焉。夫以大块之积，元模之广，绝以穷荒，阻以巨浸，刚柔轻重既殊其俗，阴阳燥湿复异其宜。祝发而裸，气炎以舒；鞞巾而裘，风肃而敛。蹶张十万，伺星月之盈虚；揆揣三方，极风霆之变厉。托

廌君于白虎，誓倭布于黄龙，露紒而谒祆神，焚顶而亲梵法。裘屠耆之贵，则铄戟称雄；呈犁韃之琛，则锥刀是竞。倂诡情状，控扼爱艰，要其盛衰迭代之效，沿革迁流之故，割据并吞之势，祸福倚伏之形，前后同轨，古今一辙。则观伏波之聚米，喜审机宜；萧相之披图，皆知阨塞。有心斯世者，宜可深长思矣。近世志外域者，代不乏人。然或咫闻尺见，鄙僂无征；浩引曲称，浮夸鲜实。舛东西之界，奋鹏翮而稽程；误转注之方，调鸩音而变响。讹谬之袭，有识为讥。中丞独埽謬言，衷诸一是。大之囊括四隅，棋真六合；小之犀烛品汇，象图神奸。上之为远抚长驾，考镜得失之资；下之为殚识博通，援核后先之本。而余又与中丞共治海邦，抚辑彝夏，有以见其用志之密，度物之明，慎枢机于一室，恢磅礴于万里者，盖如此也。道光己酉夏四月汶上年愚弟刘韵珂拜撰。

吾阅康熙年间西洋怀仁《坤輿全图》，周围九万里，宇中山川、城郭、民物，了如指掌。古之言地球者，海外更有九州，今以图考，则不止九州。或曰：“九州，天下八十一州之一。”今以图考，则无八十一州。或曰：“海则水之溢出于地者，地尽处复有大瀛海环之，天地之际在焉。”图中亦不记。或曰：“日较小于地，故能容光必照。长白何太安《易说》，天一度二千五百里，共八千余万里，如此则日不逾时即周天，地球乃天中之一丸。”图中亦不载。上世《山海经》之奇怪，全属空撰；近时《海国图志》，大半臆说。即《海国闻见录》与《輿图》尚未尽合，况能详《輿图》之所未详乎？今福建中丞五台徐松龛，博物君子也。自道光癸卯于役厦门，得泰西人地图册子，每接晤啖、咪两国人，辄披图询译，于大地国土形势知其涯略，复搜采杂书数十种，阅五载，成《瀛寰志略》凡十卷。余读其书，地球环北冰海而生，披离下垂如肺叶，凹凸参差，不一其形。泰西人分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此三土相连，在地球东半，别一土曰亚墨利加，在地球西半。松龛先绘总图，次各绘分图，次

考据，次论断，而曰《志略》者，如北冰海，人皆知之。南极之为冰海，怀仁《舆图》弗著焉，故不敢言详也。夫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故自开辟神灵继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代天立极，天君泰而百体从令，圣人出而万国咸宁，《中庸》称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我朝幅员之广，亘古无二。中华十八省外，南极越南，北极俄罗斯，东极朝鲜，西极雪山葱岭，几得亚细亚之全土。松龛幸生车书大同之世，海洋诸国梯航而至，谘其所经历，欧罗巴、阿非利加、亚墨利加者，谨志其所可信，间补怀仁《舆图》之所未备，所以扬至诚配天之烈，百世言地球之指南也。道光己酉孟春友人潍阳刘鸿翱撰。

吉甫撰郡县之志，未尽域中；景纯注山海之经，空谈荒外。良以地理之学难精，而沧溟之大，尤不易知也。五台徐松龛中丞博学多闻，兼综条贯，尝与论历代典章制度以及前言往行，无不元元本本，考核精详。又以其余厘正古书，钩稽戎索，轶亥章之步，尽倏忽之疆，囊括鲲鹏程，包举鳌奠，著为《瀛寰志略》若干卷。自东南海岛诸国，西至蒲昌、鹿浑，北极伊连、渤鞞，其疆域之延袤，道里之远近，创建因革之故，山川民物之名，前史所未详，《博物》所不纪，靡不了如示掌，浩若吞胸。听邹衍之谈天，小儒咋舌；览木华之赋海，才士倾心。盖公自观察此邦，驻旌泉郡，值番舶通商之际，正译书毕集之时，鲷酱鱼鞞，图披《王会》，象胥龙节，识在《周官》。固已访塔影于《酉阳》，获鳞书于丙穴，鲙更可数，犀照无遗。泊乎摅柔远之荏忱，膺岩疆之重寄，三山甘雨，万里恬波。既睹十郡之康，遂续九丘之志，寒暑再易，勒为一编，洋洋乎，宇宙之巨观，古今之绝业也。夫六合之外，圣人以不论存之；千岁之日，智者可坐而致之。故询天之高广，则仲尼、子贡不能知；极人之短长，则焦侥、防风可以决。岂非无征者不信，多识者有功欤？是书博采前贤著述，正其

舛误，得所折衷，帝虎鲁鱼，无訾后世，石华海月，广掇前闻，洵堪备史馆之参稽，恢职方之纪载者矣。公今宣力闽疆，渥承宸眷，勋猷所至，誉望日隆。方将黼黻球图，焜煌钟鼎，移海国见闻之笔，作太平寰宇之书，赐文锦以招来，毁毛车而更造。上佐天子，布大德于埏埴；下绥黎元，乐匡生于衽席。岂惟是书之成，为足纵横八极，表示千秋而已哉。道光二十八年岁在著雍涪滩长洲愚弟彭蕴章拜撰。

天下有道，守在四彝，王者不勤远略，而德意所涵濡，威灵所震摄，类皆有囊括区夏、甄铸埏埴之势。故《禹贡》纪要荒，《周官》有职方氏之掌，东南置侯，西北置尉，至于王母呈图，鬼方效顺，凡夫乾坤之所开，阴阳之所接，九夷八蛮之国，如在幕庭。盖自羲轩以迄，姬周之盛鲜不由此。我国家金瓯巩奠，淳风鬯洽，罔有内外，悉主悉臣，幅员之广，超古轶今。其已隶典属，奉正朔，岁时贡献，修职而来者，固已骈蹄接踵，摩肩延颈，欢忻奔走相望于道矣。即至穷发赤裸、焦齿泉响之国，负固匪茹，间亦难驯，而德威所播，帖然就轨。由是海宇镜清，飞艘云集，表里肃清，中外禔福，于铄乎盛哉，洵建中之上仪，混一之隆轨也。中丞徐松龛先生，以淹雅之才，兼文武之略，文章经济，炳烁一时。筮仕以来，遍历海疆，近开府七闽，时天子方有事于柔远，倚先生为长城，畀以东南重任。先生沈毅静镇，又推诚待物，宣扬仁风，恩威并济，远人安之，相与婆娑呕吟，鼓腋而笑。时古大秦所分诸国，悉遣渠酋，航海梯山，翕然麇至，先生抚绥之暇，每咨访其形势，得所谓地球图并泰西人所绘各国地图，暨东南海岛诸国，山川、风土、物产、习尚，与夫古今沿革变迁之故，了如指掌，又考订古籍，著为之说，此《瀛寰志略》一书所由作也。且夫四裔之荒，非查客所能周历也；重译之遥，非章亥所能尽履也；六幕之大、四维之广，非局蹐一隅执管测蠡者所能臆度也。是故传十赍之文乡，不离夫连石；探九梯之穴国，尚限于挹娄。寸

睹咫闻，非所以邳张乾枢，樛贯坤纽也。夷考《山海经》所传，怪奇恂恂，荒诞而难凭，至穆天子乘八骏马，周游八极，而瑶华所载疆索不详。降及逸史方言，权輿于《尔雅》，滥觞于《稗海》，其书亦往往行于世，而言人人殊，征实则缪。若先生以渊渊著作之才，精心考证，鳞鳞炳炳，足以补《广雅》、《广记》所未逮。他日藏之秘府，颁在学宫，备轺车之咨采，佐史成之搜稽，振古袭奇之士，饷饬靡穷，而于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实有裨益。缉熙帝图，润色鸿业，此物此志也夫，岂第远搜僻壤，博采丛书，侈摭摭之富，夸闻见之奇已哉。泽不敏，曩尝监司浙东，历沿海诸郡邑，近复奉檄来闽，因得从先生之后，勦理通商事务，时与泰西诸国人相往来，亦欲有所采择，成一家之言，而才有未逮，靡所取裁。观先生此书，踴躍满志，不翅遗我以测土之圭，授我以缩地之术。班孟坚云：“博我皇道，宏我汉京，方兹褊矣。”昔在成周之世，越裳来贡，周公作指南车以归其使，他日有策日影而至者，即以此书为指南之式也可。谨书其沿起而为之序。道光二十八年岁次戊申秋七月福山鹿泽长谨序。

自序

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檣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陈慈圃方伯、鹿春如观察见之以为可存，为之删订其舛误，分为十卷。同人索观者多怱怱付梓，乃名之曰“瀛寰志略”，而记其缘起如此。道光戊申秋八月五台徐继畲识。

凡 例

一、此书以图为纲领，图从泰西人原本钩摹，其原图河道脉络细如毛发，山岭、城邑大小毕备。既不能尽译其名，而汉字笔画繁多，亦非分寸之地所能注写，故河道仅画其最著者，山岭仅画其大势，城邑仅标其国都，其余一概从略。

一、此书专详域外。葱岭之东，外兴安岭之南，五印度之北，一切蒙、回各部皆我国家侯尉所治，朝鲜虽斗入东海，亦无异亲藩，胥神州之扶翊，不应阑入此书，谨绘一图于卷首，明拱极朝宗之义，而不敢赘一辞。

一、南洋诸岛国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故于此两地言之较详。至诸岛国，自两汉时即通中国，历代史籍不无纪载，然地名、国号展转淆讹，方向远近亦言人人殊，莫可究诘，转不如近时闽粤人游南洋者所纪录为可据。此书于南洋诸岛国皆依据近人杂书，而略附其沿革于后。五印度现为英吉利属部，皆依据泰西人书，其历代沿革过于烦琐，且半涉释典，仅于篇中略叙数语，以归简净。

一、西域诸部，迤南之波斯、天方诸国，泰西人绘有分图，其葱岭之西，里海之东，波斯爱乌罕之北，俄罗斯之南，泰西人绘为一图，总名为达尔给斯丹，斯丹一作“土丹”，西域言国主也。《元史》讹为

“算端”，又作“算难”。乃古时康居、大夏、大宛、大月氏、奄蔡诸国。历代变更沿革乱如棼丝，近世士大夫从军西域者亦多所撰述，今止就见于官书者约略言之，不敢涉考据之藩篱，亦聊以藏拙云尔。

一、日本、越南、暹罗、缅甸诸国，历代史籍言之綦详，今止就其现在国势、土俗立传，而略附其沿革于后。至欧罗巴、阿弗利加、亚墨利加诸国，从前不见史籍，今皆溯其立国之始，以至今日。其古时名国，如巴庇伦、今土耳其东土。波斯、即今波斯。希腊、今土耳其西土。犹太、即拂菻，今土耳其东土。罗马、即大秦，今意大利列国。厄日多、即麦西，在阿非利加北境。非尼西亚即加尔达额，在阿非利加北境。之类，皆别为一传，附于今本国之后。庶几界画分明，不涉牵混。

一、泰西诸国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皆取之泰西人杂书，有刻本有钞本，并月报、新闻纸之类，约数十种，其文理大半俚俗不通，而事实则多有可据，诸说间有不同，择其近是者从之，亦有晤泰西人时得之口述者，凑合而敷衍成文，期于成片段而已。取材既杂，不复注其出于某书也。

一、泰西人如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之属，皆久居京师，通习汉文，故其所著之书文理颇为明顺，然夸诞诡譎之说亦已不少。近泰西人无深于汉文者，故其书多俚俗不文，而其叙各国兴衰事迹则确凿可据，乃知彼之文转不如此之朴也。

一、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盖外国同音者无两字，而中国则同音者或数十字；外国有两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国无此种字。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而泰西人学汉字者皆居粤东，粤东土语本非汉文正音，展转淆讹，遂至不可辨识。一波斯也，而或译为白西，转而为包社巴社，讹而为高奢，余尝令泰西人口述之则曰百尔设，又令其笔书之则曰比耳西。今将译音异名注于各国之下，庶阅者易于辨认，然亦不能遍及也。

一、泰西人于汉字正音不能细分，斯也、士也、是也、实也、西

也、苏也混为一音，而刺与拉无论矣；土也、都也、度也、杜也、多也、突也混为一音，而撒与萨无论矣。故所译地名、人名，言人人殊。

一、泰西各国语音本不相同，此书地名有英吉利所译者，有葡萄牙所译者。英人所译，字数简而语音不全；葡人所译，语音虽备，而一地名至八九字，诘屈不能合吻。如花旗之首国，英人译之曰缅甸，葡人译之曰卖内。卖读如美，内读如呢。今姑用以纪事，无由知其孰为是非也。

一、地名中，亚字在首者皆读为阿，在尾者多读为讶。加字多读为嘎平声，亦有读为家者。内字皆读平声，音近尼。疴字读如诃。

一、各国正名，如瑞国当作瑞典，噠国当作噠马，西班牙当作以西把尼亚，葡萄牙当作波尔都噶亚。然一经更改，阅者猝不知为何国，故一切仍其旧称。

一、外国地名、人名，少者一字，多者至八九字，绝无文义可循，数名连写，阅者无由读断。今将地名、人名悉行钩出，间加圈点，以醒眉目。明知非著书之体，姑取其便于披阅耳。

卷 一

地 球

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每一周得三百六十度，每一度得中国之二百五十里。海得十之六有奇，土不及十之四。泰西人推算甚详，兹不赘。

地球从东西直剖之，北极在上，南极在下，赤道横绕地球之中，日驭之所正照也。赤道之南北各二十三度二十八分，为黄道限，寒温渐得其平，又再北再南各四十三度四分为黑道，去日驭渐远，凝阴互结，是为南、北冰海。

地球从中间横剖之，北极、南极在中，其外十一度四十四分为黑道，再外四十三度四分为黄道限，再外二十三度二十八分赤道环之。

按：北冰海人人知之，南冰海未之前闻。顷阅西洋人所绘地球图，于南极之下注曰“南冰海”，以为不通华文，误以“北冰海”例称之也。询之米利坚人雅裨理，则云：“此理确凿，不足疑也。”赤道为日驭正照之地，环绕地球之正中，中国在赤道之北，即最南滨海之闽、广，尚在北黄道限内外，较之北地寒暖顿殊，遂以为愈南愈热，抵南极而石烁金流矣。殊不知日驭所行，乃地球正中之地，由闽、广渡海而南，水程约五六千里而至